決志救國　品格唯一

世界小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廿六號　星期日　乙丑年六月初六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七百六十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七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寛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代繪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　一點至六點
魏寶樹　徐月樓　打馬國舅
鄭笑鈴　胡黑燈　周　胡少鑫　打砂鍋　打娘娘　打姪上墳
劉福珊　袁寶官　李仙　高榮雅祥　打破南京
王蘭卿　魏寶樹　打鼓罵曹
白玉官　劉長奎　袁春廷　佟春成　邱德來　蓋春來　單德元　張紫珊　張連生　朱友奎　胡黑燈　吳品仙　鄭笑鈴　李鴻章　打破崑山

夜戲　七點至十二點半
胡黑燈　吳品仙　徐月樓　六月雪　打龍袍
周福珊　邱德成　魏寶樹　雙獅圖
王蘭卿　李奎官　袁雅仙　掃松
蓋春來　劉長寶　上天台　四杰村
張紫珊　張連生　牛海山　馬永利　李雅仙　佟春廷　寶蟾送酒
單德元　劉春林　高榮祥　張信云　張品山　第一大胆

露天影戲　八點至九點半　九點卅分至十一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現映　一刀仇　計二十本

笑社男子趣劇

趙警民　洪似魂　蔣倩秋　顧劍紅　宋掌輕　吳一笑　姚一民　劉天淚　陳別笑　童呆兒　朱豔秋
日演　在四文明戲場　一點至三點　換妻
夜演　在四層樓平臺　八點一刻至十一點一刻　漁家女

四明文戲

三點至六點　小菊花　應仁貴　王翠鳳　陳阿高　胡如桂　小桂寶　小英　過五關　張家府　雙蕩湖船
七點半至十點半　小菊花　夏記榮　王翠鳳　胡如笙　陳阿高　小寶桂　應仁貴　胡如笙　捉垃圾　遊碼頭　三星　進門

三層樓小戲台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八點至十二點
胡寶林　沈桂生　朱福根　王大狗　黃雲泉　莊金才　卞和尚　劉榮生　倪子良
日演　後本　烏金記
夜演　下本　借黃糠
左錦山　全班　三點至三點半　中西戲法
費西冷　筱秀雲　全班　一點至三點半　六點至八點半　古裝蘇灘

二層樓書場

潘蓮艇　潘小石　張步蟾　吳小松　吳小石　朱蘭庵　朱菊庵　筱桂蓀
笑中緣　遊龍傳　雙珠球　雙金錠　白蛇傳　描金鳳　王十朋　見娘　時事　蘇灘

二層樓雜耍台

羣芳會唱　六點至七點十分　十點十分至十一點四十分
朱美珍　高美雲　筱翠寶　楊香妃　黃笑芳　京調小曲
沈易書　七點至七點十分　十點半至十一點二十分　南方拉戲

二層樓魔術化粧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　徐鴻生　沈金生　陳阿三　趙寶東　丁少　丁蘭婉娥
日演　拾排鋪　借酒壺　趙文標
七點至十一點　徐鴻生　陳阿東　丁少娥　丁蘭　三寶　趙生　沈金　于少卿
夜演　全體合演　男　七本　落　八本　庵
莫悟奇　全班　六點至七點　十點至十一點二點　歐美魔術
左錦山　全班　五點半至六點　中西幻術

注意
本公司業於夏歷閏四月初一日遷至四川路一百十七號（即四川路北京路轉角）
鹽業銀行舊址今日起照常營業電器材料一應俱全各界惠顧定價克己務希駕臨新址是幸
電話中央四四一四一八九
興泰電燈公司
本公司謹啓

請讀世界早晚報（本報聲明請由介紹）
固莫不佩服交張恨水君著作京華多來信叩詢價其……介紹揚與之訂大王第恨水寄跡足相媲美文章身……早報附夕報主編權張恨水李涵秋老申報生駐京通訊……世界晚報……北京宣武門外大街九十號
凡讀本報諸君同與人已……
◉價目預定　早報每月七角全年八元連郵二分　晚報每月四角全年四元連郵六分　每兩種月合訂五角　全年十元四角　祇收四分
姚民哀說（請可得費奇郵書票兩二種角由）
不佞光存字轉角前君……
來函請寄上海福佑路小世界世界小報社轉交可耳

世界小報

愛華社　亭子（女子）新劇臺

日戲　一點至五點
姊耶妻耶
（節目）反作　濟窮　寄女　勸和　螟蛉　種情　洞房　相會

（劇中人）	（扮演者）
石慧癡	明珠
石冉耕	金奎
石高氏	鳳翔
石忠	蘭珍
花倩松	植增
花素	美儂
花聰	亦珍
封大娘	蝶梅
劉永和	小梅
債主	水月
小竊	雲南
雷震春	蕙芬
雷太太	笑儂
雷僕	稚生
高洪猷	桂生
高翠英	一嘻
高僕	玉英
高婢	賽文
護兵	社員

夜戲　八點至十一點
四美緣
（節目）赴川　被擄　報信　尋兄　扶危　雙逃　訪壻　遇救　寄女　回家　許婚　棧遇　團圓

（劇中人）	（扮演者）
趙森松	亦珍
趙羣英	文英
趙太太	玉峯
趙升	蕙芬
娘姨	鏡花
匪首	月梅
匪夥	水月　玉英
黃利生	桂生
黃妻	蝶梅
黃慧姬	春侯
黃慧兒	雲南
祝文彬	明珠
祝香球	一嘻
祝太太	笑儂
祝婢	金鸞
祝通	鳳翔
棧主	小梅
醫生	蘭珍
張德厚	金奎
張文娟	賽文

紹興文戲

日二點至六點　夜八點至十二點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學明　夏蓮慶　俞伯祿　王佩卿　金雪芳　沈碧霞　謝碧雲　尹財林　金雪雅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蔡連法　金寶毫　俞竹言　高秀紅　高金秋
日演前本　鸞鳳簫
夜演六本　陸美中外緣

屋頂花園　飲冰室　在三層樓

本室應夏令之需要闢地於三層樓精製各種冷飲採辦正廣和屈臣氏上等汽水以備諸君子之惠顧食物務求平衛生招待更極其週到兼之座位寬暢面臨淞波披襟當風寵辱皆忘誠清涼之世界避暑之福地也謂予不信盍一試之

一刀仇（共二十本）（說明書）

□第十集自定巧計營救亞相儀素願從軍赴法除寶文幽却說胡太司臣亞瘦大臣被德探資文截獲後立志破寶文連小探得亞瘦大黨之外掛被拖落地之處郎致一書冒名之第三第腹送至寶文連中書中逃讀書之法謂於書中將每行黨員依法六或第九字中輟而成則意義自明幸賞文不在其他紛紛勸手連讀庭明書送之意須將來八就地拘獲於是素黨員近頭痛擊將胡太司之敵信者猛方攢毆詎此人早有所傳當郎逃豈知以繼而見勢不胡囘身外窟黨人奮勇追之約及數里之開黨窟閱上情形全係胡太司一人之計以送信爲由引來人離入寶文之話少說再提其太司見計投立剜會同梅利田小奴奔手中大有機關部中入了內室扶亞瘦曰余之陷梅小如於賓文言次點着用意苟彼能剪解余之計擬自可將資文等一網擒住胡太司複囘歸家中用於剪紙人置於窗之裏面自外望之儼然端結一重以筆一支擱外紙手中其筆光繫一線之長二尺詐綫安排既妥物左右搖之書來者於窗中徒知胡太司安坐走筆待歸毒一份始請亞瘦將請信箱份一投太昭士報以披露賓文之寶文自外送至警局內走兵以便於必要時擒拿資文衆人斯時急探問胡入得亞瘦出當之信震驚萬分旋見檎利田被團室中情並謂如太司之地址托下梅利田小姐用苦肉計說出被騙之胡太司之蒙以捉胡相團願效馳驅資文信之觀自率領黨人將邊攔擊賓屋四面團團而住旋資文獨自冲入不防胡太司由傍寶文擊艷知不敵奪路某逃奔至原處胡氏跟踵緊追激戰後將飛槍劍並不料其羽黨田漏網而囘於是復起大戰打得桌椅齊太司將敵舉斯時梅利滿自警局得援而囘眼見勇猛精幹之胡火燃之然打死然室中對佈毒氣極難呼吸胡太司心生一計引銷通編合後走囘室中梅小姐日亞瘦大臣念余救功之功取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獨一無二常年的贈品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	洋五角
四寸二張	洋六角
五寸二張	洋九角
六寸二張	洋一元
七寸二張	洋一元五角
八寸二張	洋二元
十寸二張	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	洋四元

滿洋一元贈送小世界游券一張

本報介紹輿論報及翰海

北京輿論報　消息靈通　新聞詳速　京地報紙大抵受人津貼或爲一系一人作辯護　獨輿論報則名實相符　總理侯疑始君主文壇　南北儒林中外文士所欽仰　即文章道德不特爲之冠軍　直可爲首都一附報
翰海　二之文藝刊物　舍侯君外　尚有袁寒雲　馮小隱　蕭鍊庵等諸名流　由北京的倚虹張慧劍總其成
精金美玉　欲研究文藝之子不可不人手一編　社址北京宣外香爐營二條四十五號
有已經訂閱者　每本三角　能作美術佳品　故本報出售　目的爲介紹者鑒賞　同人欣賞也
價目　預定全年大洋六元　半年三元　每月大洋五角　郵費另加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二十六號　乙丑年六月初六日　第二版

寶山中立

丹翁

白寶山忽然宣言、他生平崇拜張吳兩個、不願助吳攻張、亦不願助張攻吳、看他說得這樣神氣、換句話、也不過中立兩個字、但是現在各不相下的、並不止張吳、可是都不在他崇拜之列、萬一請他或助或攻、他或者除中立之外、皆另有個辦法的嗎、好在目下長江一帶、無論間接直接、只有個張吳、張吳既相信有甚們一位英雄崇拜、甚至不獨不要他助攻、連一向彼此欲攻的心志、都變成互助、也未可知、不過所惜的、只是那位徐寶山去世、倘幸而存在、張吳各據一個寶山、大約雖中立皆可不必、何以呢、地盤所以可貴、無非在軍閥眼中、看做大大一個寶山罷了

情天網絲錄

范菊高撰述

蘭秋面孔微紅道『上午曾來過一次、見你們不在這裏、便出去了、不料竹籃忘在這裏、我也當時不曾留心』、下來、投在蘭秋懷裏、撒嬌撒癡道、『在這裏很不方便、我們到城內旅館去、好不好』、蘭秋道、『好』、寫了一張條子、放在寫字檯上道、『倚妹鑒、兄今日赴友約至閶門外觀劇、恐夜間不能[illegible]城、蘭書』、便同那婦人走去、到了城內旅館、開了一個房間、蘭秋暗看婦人的情狀、很可疑心、暗暗的盤算道、『不要是什麼仙人跳、我吃了伊們的虧』、便對那婦人道、『我看這裏房間很不好、我們不如搬到城外去、』婦人不肯道、『就將就些罷、城外恐被人注目』、蘭秋道、『這觀前街比城外馬路、更是熱鬧、不是更易被人注目嗎』、

戲考糾正錄

凡鳥

梅龍鎮、明武宗在宣化、有女子名李鳳姐者、年十四五、丰姿綽約、其父[illegible]、命鳳姐當壚、一日、父適外出、帝微行過此、見其姿容絕世、不禁神眩、乃入肆沽飲、鳳姐送酒來、帝誤以為娼妓之流、突起擁抱入室、鳳姐驚呼、帝急掩其口曰、朕為天子、苟從我、富貴立至、且示以信物、女喜允之、任帝闔戶、解襦狎之、帝乃大悅、時父方歸、聞聲趨救、而門已嚴扃矣、惟聞寶釵聲顫、佩玉鏘鳴、其女聲促音嘶、若不勝其強暴者、急奔告卡兵、蜂擁而入、見帝披闥而出、兵士伏謁、叱令將鳳姐入歸豹房、爵其父三品卿、賜黃金千鎰、欲封鳳姐為嬪妃、命其自擇、鳳固辭曰、臣妾福薄命微、不應貴顯、強受恐於身不利、令以賤軀事至尊、曷深榮幸、伏願陛下早回宮闕、以國事為念、則臣妾心安、較爵賞尤榮矣

嬌羞郎

洪洪水　沈霞玉　合譯

夫人各有所病、余[illegible]羞之[illegible]雲、驟現兩頰、望之如紫玉初放、因人僉呼余為嬌羞郎、余既有此內病、故屏念斷望、曾不敢廁身於社會交際場中、然此郎不由余意、我伯父死矣、遺巨資而無嗣、因以盡歸余、余念富饒之下、奚事不可為、乃決意效倜儻、掙怯懦、以與世抗禮、此念既存、乃出而酬應、會我伯父之至友法蘭狄湯末者、一夕、來邀余飲、法有子二、皆冠、女五、亦齊及笄、子女咸與母及一姑共處、余素稔法氏坦白溫藹、必能獲滿意之款待、乃允就其約、顧余於交際場中、酬應本疏、自不得不延師密授青年之跳舞、自以蹁躚無顛蹶之患、鞠躬有弱柳之態、大可放胆赴宴、更無覥㥏於吳娃越豔之前也、苦哉、此念乃大謬、空具理想、曾未實施、則一切希冀、必成幻影泡形耳、

上星期六的天蟾舞台

奈若二人瀞滬日久、海派日深、漸已濡染浸骨、不可救藥、論實利固無損失、其如成電光石火式之名角、僅不可眼前一亮而已矣、惜哉、天蟾之二大名角、一常一劉、一生一旦、一狠一狽、嗜痂者固自有人、然余終不願見之、不幸入目、腦必發脹、星期六白天、常倘自高身價、不上台、而余之往焉、正喜其不上台故、奈常雖不上、劉則壓倒第二之紡綿花、渠之瓦片式尊容、老生台步、去古裝、倘可纜描一二、去時裝旦角、醜態畢露、令人可笑亦復可憐

南游記

王君鬍髏窺之審、金既撒入爐、忽然金星四射、飛散沾屋瓦、不可復收、技師乃號呼曰、死矣、金散無能絲、此亦無力可償、術亦敗矣、此誠不能窺、許人窺、即背吾祖傳之秘術也、王君不得已、自承損失、更出金如數界之、強撫慰使復再為製、烏銅成、自是終莫能窺其究竟、其傳卒不廣、至今岳氏之製、固未衰也、

（九）出滇東道川南

嘉陵山水、巴蜀名勝、傳於世間久矣、余去滇時、出敘府道瀘州、行經巴縣三峽間、時適隆冬、水天明朗、一舸徜徉、風日清和、遙望白帝故城在天半、八陣遺圖、鋪沙中如昔、猿聲出雲間白仰首視之不可見、但聞其聲、大[illegible]昔人所詳述、（未完）

巨聲

（碧波七月廿一日午間作）

二十日晚上、其實是二十一清早、二點十分、吾睡在床上、正在大做其恐嚇之夢、不料天空裏、忽然訇然一聲、一霎時即止、這巨聲連屋瓦玻窗、都震動、吾被這巨聲驚醒、頓時覺得頭目暈眩、好似天旋地轉、說不出的難過、那時隔鄰人家、莫不大驚小怪、議論紛紛、有的說是霹靂、有的說是炮響、有的說是火藥庫炸裂、猜度好久、到底沒有研究出來、第二天早上、路上行人、也是這樣紛紛傳說、莫衷一是、咳、處此謠諑朋興、天哭人禍之秋、人們又安得不蛇影杯弓、慌得走頭無路呢、咳！恐怖時代的百姓、

秋興（用少陵韻）

天白

皖公城郭大江頭、楚澤烽烟入九秋、機杼萬家寒女怨、兵戈千里故鄉愁、驚魂恍忽疑風鶴、辟世縱橫羨海鷗、淮泗蕭條誰崛起、陸沉空復嘆神州、

孝陵殘石紀神功、高廟英靈想像中、禾黍離離哀故國、楸梧瑟瑟動西風、荒原衰草凝霜白、廢壘秋花戰血紅、轉眼滄桑無限恨、祇今遺事話村翁、

故園三徑倘逶迤、夢繞南湖萬頃波、素菊濟于棲隱客、青松獨有歲寒枝、逢秋旅舍鄉愁重、起舞中庭月影移、去國蘭成悲景物、江關迴憶柳絲垂、

伶界趣聞

孫菊仙在四喜部時、方當壯年、振吭一激、誠有石破天驚之狀、因是而博台下歡迎、聲價日高、與三慶之叫天、分庭抗禮、儼然具有左右本班之勢力、丑角陸金桂、藝雖無特殊之長處、而能戲極夥、故有陸大肚子之稱、陸生性好揭人短、見孫之氣燄咄咄逼人也、則追述孫乍來京時、狼狽情形、故意使菊仙聞之、孫聞之果不安、因事實具在、又不容置喙強辯、祇能隱忍不發、陽并示恩於陸、特購朝方（京靴名）一雙、餽贈於陸、擬藉以籠絡、詎陸既得靴、談鋒益銳、甚至以孫所贈之靴、為證實彼從前確然如是之一證、使孫益覺難堪、不得已、向後台管事高德祿正式辭職、高訝其特然出此之由、孫曰、我與陸大肚無隙、今彼背人指余出身若是、使余何顏再在四喜混飯、故辭往他處矣、高乃與後台總管事等、幾經商酌、最後、決定留孫去陸、以敷衍孫之面子、但陸雖見屏於四喜、未幾即轉入三慶、而其破壞孫名、則仍如昔、以故、孫隸四喜從不敢擺足名伶架子、實陸之功也、故陸先孫而逝、孫頗得意、密謂存心刁惡者、不能享上壽、此蓋有指而發、非空言也、

我之誠言

春風

尷尷尬尬的時後、離離奇奇的人心、混混賬賬的官吏、顛顛倒倒的是非、吵吵鬧鬧的軍閥、渾渾噩噩的百姓、照這樣糊糊塗塗的下去、包管有個寃寃枉枉的收場、銀樣蠟槍頭的民氣、得好休、便好休的外交、專待覓人破綻的政見、咳、說什麼和平統一、道甚麼一致對外、怕不把中華民國、攪成一個苗而不秀的現狀、

有人說、現在工商[illegible]三界之人閱報、只看戲目、不看評論、只看附張、不看新聞、倘只看電報、不看通訊之人、已不得不謂之有心人、此言雖言之過甚、然去事實並不見遠、

去年曹錕派往各省的一個代表、叫做龐星垣、人謂『小心完』之諧聲、後來曹自不小心、果然完了、最近、段祺瑞派往浙江的代表、叫魏維疆、人又多云此『總末確』之諧聲、外間謠言、決不成事實、著者固亦深望其未確也、但不知人言果足信乎、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賦性耿介、兼擅丹青、於山水花鳥、皆為擅長、君嘗聽鼓蘇垣、與吳昌碩以繪事相切磋、國變後、目擊橫流、愈[illegible]、遂決然舍去、因貧不聊生、經知交諄勸、始出其所長以貢諸世、為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冊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　照屏條加倍　摺扇紈扇每柄四元

工細青綠　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件　寄件不誤　紙絹均可代辦

沈太倅　吳昌碩　惲季申　代定

收件處上海各紙店暨交白克路四號大源製版公司內社收或逕寄蘇州城內後北岸東首杜寓[illegible]明由本報介紹

一天隨感錄

夜闌人靜時、愁緒澎湃、難成客夢、推窗四望、星月皎潔、萬里無雲、默誦李白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句、誠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四夫四婦、一馬一鞍、倫理之常、乃者世風日下、藉口解放、夫婦竟因意見稍不相洽、便可一再婚嫁、嗚呼、社會道德、淪胥盡矣、

紙煙盛行、已遍全國、每歲外溢金錢、何可勝數、且煙之為物、含有瑪琲原質、吸之傷腦、耗財猶其小焉、茲際此之時、於其發起華商紙煙公司、不如創立不吸紙烟會、造福無量、

予謂作文首推小說為最難、若論說、求其文題相對可耳、若詩詞、求其韻洽意達可耳、唯作小說、文意均須認真、苟有一句未善、致全局失色、年來之上海、所謂小說界人材固滿坑滿谷、然真正可觀之小說、能有幾種耶、是可見小說之難矣、

崑山顧亭林先生、為晚明大儒、不幸遭時鼎革、歷遊名山大川、嘗有英雄自喜、不可一世之志、而蛟龍泥蟠、終飄蓬纍、晚年、與陝右王山史善、山史為構書院以居先生、蓋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與他省不同、山史則其選也、先生既死、山史追悼先生詩綦多、拜亭林墓詩云、三年客江東、兩度撫君墓、野日滋宿艸、秋華淒冷露、緬維同心交、晚歲金不固、稽古終恐昧、敏求祛冥悟、朝昏恆不遑、患難行若素、重訪伯起市、更尋公起霧、惠然止吾廬、[illegible]似形影附、聞泣馬鹿石、手攀神烈樹、倏更四十春、（待續）

翦淞廬筆記

秉文

杭州西湖行宮、清乾隆十六年所建、今已闢為公園矣、舊題正殿額曰明湖福地、進垂花門殿額曰月波雲岫、後為園、崇岡峻嶺、開敞軒爽、轉折千楹、中有綠雲徑、瞰碧樓、貯月泉、鷺香庭、領要閣、玉蘭館、竹涼處、四照亭諸景、山頂高築一亭、立雲峯四照之碣、下有垂釣磯、峻峋巉巇、架以飛梁、左為文瀾閣、即儲藏四庫全書處、清季則劃為浙江圖書館、而行宮名勝地、自經洪楊一刼後、都不能復舊觀、談者惜之、嘉道以來、六飛從未南下、春秋佳日、遊人或一涉覽、而殿庭鑰鎖、每悵不得門而入、子固中丞（增韞）在任時、有獻議改行宮為農事試驗場者、中丞擬據以入奏、忠愍公（志錡）尚官鎮浙將軍、奕謂中丞曰、此舉若成、吾贈一額、詢之、乃故宮禾黍也、中丞漸而罷、不意竟成語讖、公園既改、茶寮酒肆之處、應有盡有、而庭中更高矗浙軍凱旋碑、凡關係帝制者、皆剷除殆盡、祇於山巔水涯間、剔一二殘石、猶有刊乾隆某年御題者、而所懸楹聯、均零落不可收拾、有人於新蘇中拾得版片、題爲「煙火萬家添勝概」、「江山千里引近情」十四字、蓋舊在萬壽宮內者也、滄桑之感、豈僅吾輩爲書哉、

唉！

唉！

諸位呵、在你們今天翻開了本報、不免要搖搖頭、說小子不會做文、這樣唉聲嘆氣的、唉、諸位呵、你們慢慢耐着性兒、聽我道來、實在這事真正使人不得不嘆氣的呢、我的家庭、真是「一貧如洗」、但是怎會如此的呢、也有個原故、我們祖上、本來稍有些產業、到得我父親手內、十年之中、吾父親接連生了三次大病、所以都變化得精光、只剩些破舊房子、民國七年的時候、虧了一個、父親從前的學生汪氏、把父親荐在杭州第二師里做個書記、有四十元一月的薪水、到也安閒度日、民國九年、父親便把我們一家人衆、都從家鄉（嘉興湫院）搬到杭州、那知不到一年、父親就染着大病死了、那時我們母子姊妹、一共五人、流在異地、無親無眷、還是由汪先生幫助、把父親棺殮、又送我們到家里、但是我年紀只有十四歲、不能賺錢、家里又一錢都沒有、所以由汪先生和親戚叔父們、資助我們、一共十八元一月、賴此度日、我呢、再由汪先生出錢、送我在杭州讀書、直到現在、這是我的家庭的實在情形、但是我做此文、目的卻不如是、還有正文、

我家既是這樣窮、所以有許多親戚們、雖然是每月幫助我們三四元錢、到底看不起我們、我的叔伯們、在我第一年在杭州讀書的當兒、母親時常寫信告訴我、許多的親戚、都不把母親姊妹當親戚、有時那房少了柴、便又要指摘說是我們偷的了、（這種情形、在和我們住在一邊的二房、是時常有的事、住在隔壁的幾房、却沒有過、只不過是冷談的對我們）、起初我是不相信、後來我每次歸家、（暑假寒假）直到今日、方才一切都明白了、叔伯們待我們冷談的情形、簡直不能用筆描寫出來的呢、（但是、叔伯們差不多是常年在外的、所與我們冷談的、就是許多女人們、這到不得不聲明一句、）而且不特他們冷談我們、看我不起、就是有幾個與我同輩的弟兄、都不拿正眼看我一看呢、唉！人窮了些、就連親族都不當我們是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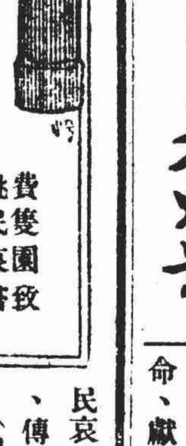
諸位、你們看了、這不是使人不得不嘆氣的嗎、唉！唉！唉！……末了、諸位或者要說、只些都是瞎造的、空中樓閣、這橫豎是他們無聊文人的慣技、呵、諸位、要說我家庭的情形、就是本報上的我的堂兄漱秋、他也是明明白白、一些也不能假借、至于以後的事、那我沒有方法、可使諸位知道是事實、所以只好說『憑我的良心』便了、言無次序、與錯誤之處、諸請原諒！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梅涇朱烟影、忍氣吞聲含淚草、

朱烟影

苦海航詞選

漱秋

計算多時、直恁無緣、到今是乾、早感伊情密、約之再約、防人笑話、難又加難、醉裏勿牽、暗中摸索、欲攏仍開已數番、真何故、怕堂堂對陣、冠冕登壇、忖量解此愁煩、要設法除非是這般、奈梁山逼上、哥方得宋、鴻門遁去、將恰逢樊、累得身臊、吃來醋寡、門戶依然各自關、終能合、況同船共命、獻爾心肝、



費隻園致姚民哀書

民哀先生大鑒、傳奇第四齣、（中淨）中字、請代圈去、以衰為淨色較宜、仍請裁奪、苦海航詞選、有無單行本、漱秋先生、現在滬否、此詞書皆均佳、字字含諫、有啼有笑、亦莊亦諧、可云傑構、能介紹一晤、以伸傾倒否、附筆記兩則、請政、耑頌箸祺、弟隻園拜啓、

（按漱秋現在北京、其通訊處、為舊刑部街溝沿、或濟南緯一路四十四號平民日報、如意編輯部轉交均可、承勞下問、敢盡所知、俾釋廑注、覆頌鈞祺、民哀附白、）

編輯完了

臨事當從容不迫、不可操切、操切必失之魯莽、魯莽則事鮮有成、且事既不可不慮之於前、尤不可不預計及後、此次外交至此地步、即為國人過分操切、未料前後之故、

一寸樓台

六十八

必還要到楚生家裏去呢、敏中道、我正疑心那賊人、必是要在楚生家裏搜求一件甚麼東西、不卜他搜着了不曾、既是他還要於今夜裏前去、那是他倘不曾搜着他所希望的目的物了、可華道、正是呢、他還不曾搜着、但他所希望的是甚麼東西、我已經知道了、少停、我也要上楚生那裏去、先設下圈套、候他前來的時候、一鼓擒住、此間被他逃走、那廂須不能再被他逃走、你且先請一步、我隨後就到、敏中遵命、出了那個所在、依着來時的道路、剛轉折到街上、迎面來了三輛汽車、載着一大羣警察、車一停、紛紛搶下車來、為首一人、大聲道、咦、你怎麼退到此地、那般賊人、怎麼了、敏中抬頭一認、却又是顏可華、急答道、你說甚麼、我不明瞭你的意思、纔將你不是還在那家屋裏來着嗎、怎的我纔走到此處、你已由別處乘坐汽車轉來了呢、可華道、你倒是說的甚麼、我不是教你斷着後、我去喚警察的嗎、我這纔喚了警察來、那會將纔在甚麼屋子裏的呢、敏中把適纔所遇、訴說一遍、可華不待他說完、便道、混賬、這東西真混賬、他不知從那裏找來許多套警察的制服、喬妝成許多名警察他竟冒充作偵探、照你這麼說、他的聲音笑貌、竟模仿得同我一樣了、只是我要怪你、你怎的這樣不當心、被他混了過去、敏中道、我那裏不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